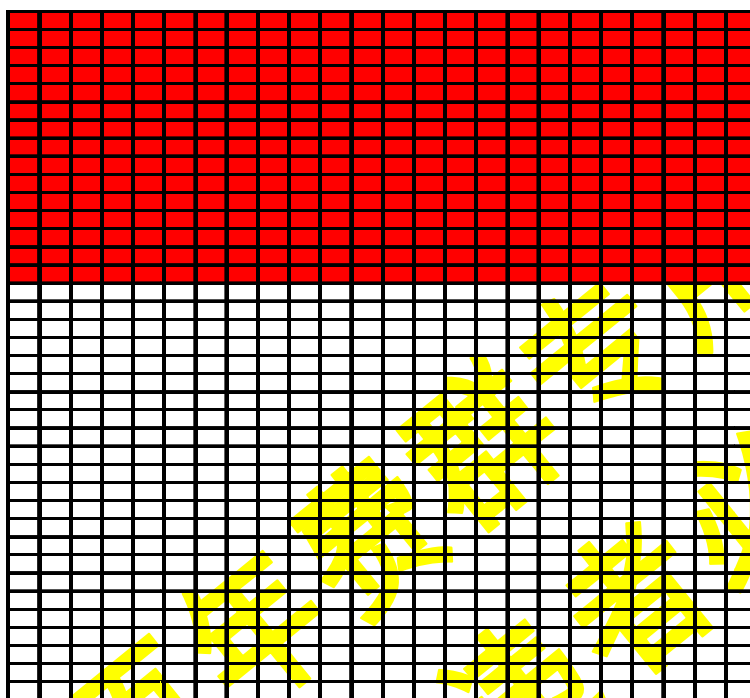


个人与家庭风险管理基本思路初探

作者：解释系主任

根据 2011 年 CIA 世界概况及 2006 年版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报告，中国（大陆）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76 岁，其中男性为 74 岁，女性为 77 岁，在全球排名第 65 位。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life_expectancy.

你可以据此做个表格，假设你能活到 76 岁，每年 12 个月，一共就有 912 个格子。如果你今年已经三十岁，每过一岁就涂掉 12 个格子，这份表格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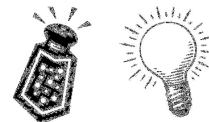


现在来想象一下，你 75 岁了，自己已经意识到结账离店的时候就快到了，回顾你这一生，你在末了时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包括但不限于：

1. 是否有配偶；
2. 是否有后代；
3. 身后的财务状态，即：
 - a. 欠了一屁股债要让后人帮你还；
 - b. 无债一身轻，但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光屁股来，光屁股走；
 - c. 给后人留下一定财产，让他们在没有你的日子里也能享受你的恩泽。
4. 甬四了，你把上面这仨想清楚了就已经很好了。

到了这个时候，作为一名靠谱人士，你应当会检视一下自己扮演的各个人生角色表现如何，自己给自己一个评价 – 其他的，就等到你死后别人评价吧，反正你也听不见，更管不了。

为方便你思考，洒家受累做了下面这个表格，你可以试着填写一下。



人生角色	男	女	最低目标	中间目标	最高目标
	儿子	女儿			
	孙子	孙女			
	丈夫	妻子			
	父亲	母亲			
	岳父/公公	岳母/婆婆			
	祖父	祖母			
	亲戚				
	朋友				
	同学				
	同事				
	企业家				
	投资者				
	其他				

想清楚了么？想清楚了咱就继续，来看看你的经济价值能有多少和风险偏好该怎么弄。

先来看如何测算你的经济价值。

对于你本人和你的利益攸关方来说，你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为你这辈子能够挣到的可支配收入总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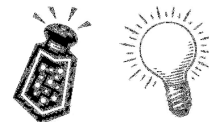
可支配收入，就是 Disposable Income，或者 Discretionary Income，缩写都是 DI。计算公式为：**可支配收入 = 所得收入总计 - 非消费支出**。其中，非消费支出主要有所交税款、利息支出以及经常项目支出构成。

举例说明，你在某一期限内的的可支配收入等于你同期的所有税前收入减去税款，减去几险几金，减去房贷车贷（利息支出），减去房租等固定租金支出，剩下的就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自己有决定权的那部分收入。

现在你可以计算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你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有多少。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因为是计算你这一生经济价值的锚点。

除了特定时间点的可支配收入之外，我们还要计算一下你的净值（Net Worth）- 这个数字放到公司那里，就是净资产（Net Asset），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净资产 = 资产总额 - 负债总额，希望是正数，如果是负数，那你就是传说中的“负资产”人士了。

在你的资产端，包括继承的遗产、现金、股票债券等有价值证券、社保（退休金养老金余额对不起请原谅我实在忍不住笑场了）、住宅（按市值）、其他可变现财产（按市值）、人寿保险现价等。



在你的负债端，包括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可能主要是房屋贷款）、其他债务（汽车、教育、信用卡等贷款，赌债什么的最好还是不要有吧）。

两者相减，得出净值。

这种计算，每年都应该做一次。你虽然不一定是专业会计，但这个还是要学会自己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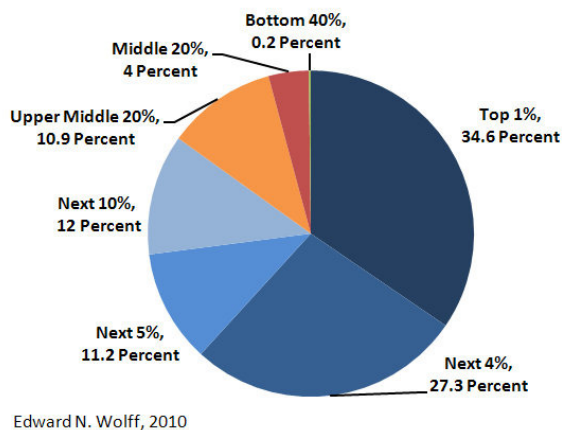
知道你现在的可支配收入和资产净值，加上你的教育程度、所在地区、行业、身份（主要用于区别企业主和一般工作人员）、职位、婚姻家庭状况等简单参数，就可以做出一个基本模型，测算你一生的经济总价值 – 最终的数值可能是一个区间，从最低数值到最高数值，取决于多种内外部因素。

比如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使用酒家在《企业风险管理简明手册》里提到的“害虫分析法”（PEST Analysis），来分析一下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变化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损益。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套用我中华上国古代智慧里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结贵人十养生”模型来大致判断一下你这一生的最高点大约会在什么位置，以及到了并且维持这个位置你的经济价值会有多少。

最终，我们大约可以知道你将以哪种财务状态结账离店。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公民，你也许有必要看一眼美国的家庭净值情况，做个比较，如下图。

U.S. Distribution of Wealth, 2007



Median household net worth: \$100,894

Source: Claritas, December 2003 data

备注：这是酒家能从网上找到的最新数据，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了。2008 年肆虐全球的金融海啸让美国家庭净值也有缩水，因此我们用危机前的数据当基准也许并不完全恰当，但毕竟是个来源靠谱的基准。供大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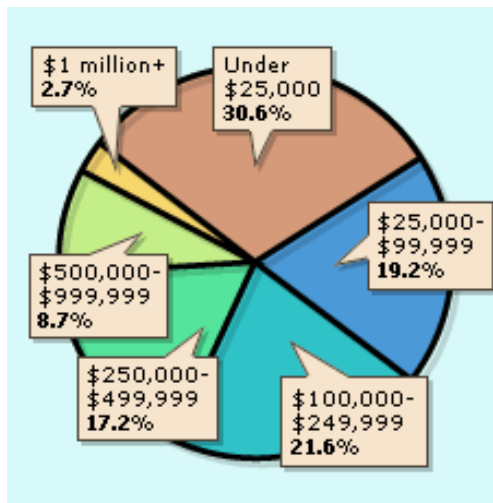
Median family net wo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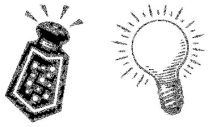
Age 45 to 54: **\$117,900**

Age 55 to 64: **\$179,400**

Age 65 to 74: **\$206,700**

(Source: Federal Reserv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2012)





据说美国有一句俗话，叫“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基于此，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等老师都提早做了身后事的安排，这辈子挣下来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都要捐出去。

与之相比，“在赤贫或巨债中死去”，究竟算是一种耻辱，还是一种别有风情的操蛋境界，国际理论界好像还没有定论，大家尽可以自行判断。

洒家认为，在巨富或巨债中死去的人，也许都是少数，大多数人应该是在小富或小债中死去，完全归零的肯定也有，不过概率大约相当于扔钢蹦儿翻滚几圈后傲然挺立于地面吧，成心这么设计的除外。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人的活法受制于大环境，比如地域，比如时代。现如今换个环境生活的可选项主要是移民，但换时代是不现实的，毕竟时光机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长者，王安石老师早就这样传授过一点人生的经验，即他想过的到底是哪种日子，有分教：“愿为长安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

这话放到今天，歌词大意就是生逢太平盛世，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有点儿受用终身的兴趣爱好，过好自己的安生日子，管丫什么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踏踏实实舒舒服服一辈子。

出于对这个理念的认同，洒家认为王安石老师才是“中国梦”的首创者。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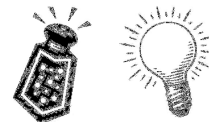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风险偏好 (Risk Appetite)。

无论是对于组织（公司、企业等），还是对于个人，所谓风险偏好无外乎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即说清楚“**你到底愿意拿多少钱和其他资源总之就是愿意花多大代价去做什么事儿承担多大风险以换取多少收益**”。

比如有个壕和你个熊财迷说：“我把你打死，给你一百万美元，你干不干？”你想都不想，就干了，然后真的被打死了，即使壕真讲信用掏了一百万美元出来，给谁呢？给你你也没命花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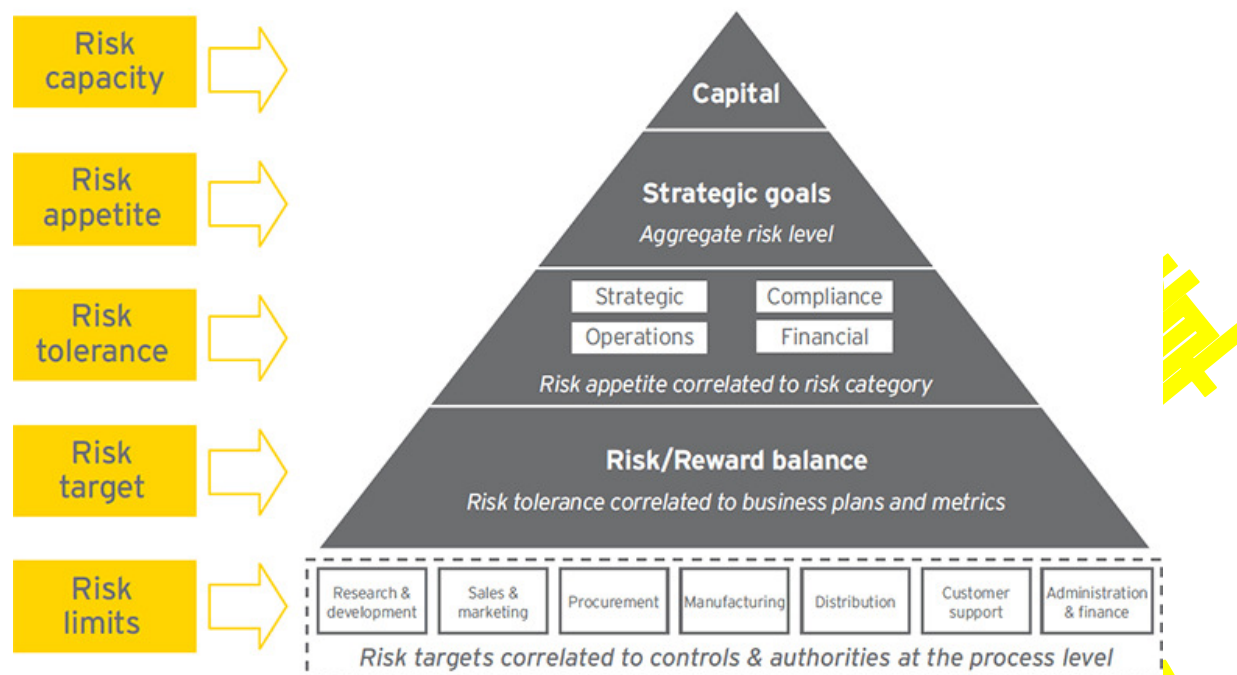
如果你盘算了半天，对壕说：“这样吧，你把我打个半死，给我五十万美元，怎么样？”祝贺你，你已经上完了风险管理的第一课，即“**仅承担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风险并管理收益预期**”，这和懂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会计差不多了。

如果你要求壕和你签订合同，详细规定“半死”的参数，以及他可以采用什么工具或手段亲自或外包打你，并要求先付二十五万美元定金到你指定账户，再聘请公证人对合同进行公证，甚至要求壕把其余二十五万美元缴付给你制定中介机构的托管账户，最后才坦然挺身而出，含笑挨揍到半死，恭喜你，你已经可以申请助理仵祭司一职了。



洒家没找到个人和家庭风险偏好的示意图，不过鉴于原理相通，使用企业风险管理的风险偏好框架（Risk Appetite Framework）也是可以的，如下图。

The risk pyramid



这张图你从最上面看，金字塔顶端的资本（**Capital**）可以理解为你的净家底儿，换言之也就是你这辈子所能取得的最大经济总价值里的净值，在特定时间点，这个数字代表总量，就是你的身家性命，意味着你能承受风险的总容量，所以英文叫“**Risk Capacity**”。

往下一格，就是你对风险的“胃口”（**Risk Appetite**），即你愿意-而不是能够-最多承受多少风险。亡命徒的话，这一格和上一格是一样大的，即押上全部身家性命，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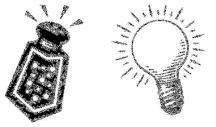
再往下一格，就是所谓“风险容忍度”（**Risk Tolerance**），即风险从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真的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损失，在哪个水平线下你才不会抓狂，或崩溃。

再往下一格，就是你的“风险目标”，即为了获得让你感到满足的收益，你给自己定下的承担风险总量的目标。这个指标和收益指标正相关，都应进行主动的预期管理。

最下面一格，就是“风险限额”，即你去做会带来风险的各种事情，各自的风险上限是多少。这张图因为本来是给企业风险管理使用的，所以右侧虚线框里那些事项都是公司事务。换成个人或家庭，完全可以改成你跳槽、移民、读姆巴甚至博士、投资、投机、择偶、结婚、离婚、生孩子、堕胎、出柜、变性等人生决策或行动。

用个实例来说明这张图在实践中的应用。

十年前洒家有一次和两个同事去香港出差，偶然得知拿港澳通行证有香港签注也可以去澳门，我们仨于是兴冲冲地就去了，到了那儿之后当然就直奔赌场。



在那之前，我们仨都没进过赌场。洒家作为领队，在去赌场之前和那俩开了个简短的会，中心思想是：

1. 每人发两千块港币当赌资；
2. 想玩儿什么就玩儿什么，但不许加赌注；以及
3. 约好了：每人赢两千，立刻走人；输光两千，也立刻走人。

结合上一页那张图来讲，就是我们在进行赌博这个风险和收益并存的活动前，已经设定好了总容量、偏好、容忍度、目标和限额，严格规定了风险管理纪律。

这里的限额，结合上一张图里最下面一格的那些事项，其实就是给你参赌的每个游戏定个上限。换言之，如果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上学、上班、结婚、生子，都是赌场里设定好基本规则的游戏，赔率甚至可以推算出来。

每人拿两千港币，换了筹码，进了赌场。大厅里人声鼎沸，各种游戏都有。我们仨转来转去，想挑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游戏下注。

洒家先下的，看中了摇骰子开大小。五十五十的概率，赔率是一赔一。洒家看到已经连开了六把小，于是把两千块钱筹码全部押到了大，一开，是大，两千赌资拿回，挣了两千收益，目标达成，撤了。

另外那俩里有一个平时就喜欢打牌，所以转了半天选择了有一定技术含稍微需要计算一下概率的二十一点。第三个那伙计转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想玩儿什么，最后决定押注同伴，玩儿二十一点 – 这个是赌场允许的。所以他俩其中一个坐桌子边打牌，另外一个飞苍蝇，洒家观战。

打了一轮又一轮，筹码从初始的两千开始波动，最低点到了两三百，眼看见底儿了，最高点破了三千。渐渐地，打牌的那位觉得自己找到感觉了，每一把牌的赌注开始加大。飞苍蝇那位倒是很稳健，每把牌下注一致，最后竟然是他率先达成挣两千块钱的目标，也收手不玩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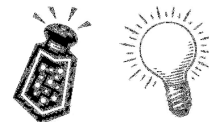
还在打牌的那伙计有些焦急，每把下注越来越大，导致余额波动率增高。在他的筹码达到了三千八百块钱的时候，洒家制止了他，说：“咱们好像还没牛到说挣人家多少钱就挣人家多少钱的地步，比预定目标少了二百，已经很厉害了，知足吧。撤。”

这哥们儿想起入赌场前大家的约定，从善如流，立刻接受劝阻，拿钱走人。

就这样，我们仨，进去时六千块，出来时一万一千八百块。耗时约两小时，盈利约百分之九十七。

这肯定是最佳情形了，我们仨不仅全身而退，而且满载而归。

如果当晚我们没有那么幸运，由于事先有明确的风险偏好陈述并就此达成了共识，且有严格的执行纪律，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六千块进去，一分不剩地出来。而那六千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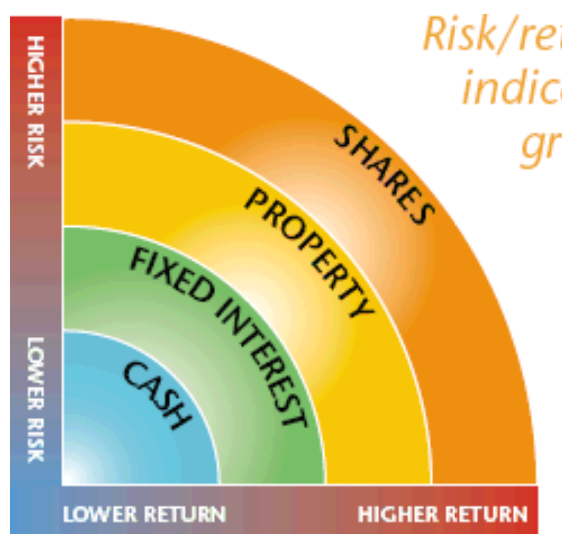
钱，只是我们为这次临时起意的澳门之行拨备的资金，对我们的个人财务完全没有值得一提的负面影响。

这个实例，经常被酒家拿来有关企业风险管理的宣讲，听众都是企业家，无论他们是否去过赌场，一下子就明白了设定风险偏好的基本步骤与原则，以及严格执行风险管理纪律的重要性。

没想到这个案例今天竟被用来阐述如何设定个人与家庭的风险偏好，总算得其所哉。

看到这里，想必你应该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资产净值，来确定自己的风险偏好了吧——很多人都关心个人投资理财的问题，“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你現在就可以根据前述原理，尝试着给自己写一份风险偏好说明（Risk Appetite Statement），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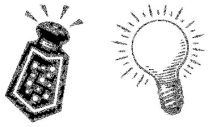
1. 你要拿多少钱出来投资，以及这些钱不应超过你净值的多少比例；
2. 在所有可选的风险与收益共存的投资品里，你倾向于选择哪种特性的（见下图，越往左下你就越保守，越往右上你就越激进）；
3. 这些钱亏到什么地步你觉得自己就不能承受了；
4. 拿这些钱投资，你想在多长时间达到什么量化目标；
5. 你所要从事的投资活动中每一个投资品的分项限额分别应该是多少。



左图是个投资顾问常用的示意图，以投资回报和风险为轴，从低到高（左下到右上）分别列出无风险投资品到高风险投资品。

下图也是一个帮助投资者决定自己风险偏好与投资品选择的基本工具。





从原理和流程上来讲，管理个人与家庭的风险和管理企业风险并没有本质区别。洒家个人觉得最大的区别有可能仅仅在于风险的分类，即威胁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风险在分门别类上与个人或家庭不同，但这个不同也仅仅局限于各自独有的风险环节，其他方面在道理上完全是相通的。大家可以参考《企业风险管理简明手册》第六页里那个风险类别图。

个人与家庭财富面临的主要风险威胁，无非就是分成宏观和微观、外部与内部几个部分，其中宏观因素，和影响企业的风险因素是一样的，都是“害虫分析法”里面那几个要素即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因素等。

悲观派认为我中华上国未来十五年内会在上述几个因素方面有一次重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次巨变的过程内，国内的中产阶级韭菜会被进行一次有组织有秩序大面积高效率的收割。乐观派其实也同意我们已经处在巨变周期内的这个看法，只不过觉得即将到来的巨变将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数从百分之六十二迅速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九点六四，而已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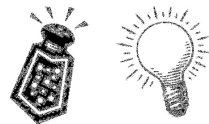
在这个问题上，洒家好像至今没遇到过中立派。

刨除掉这些宏观因素，从微观角度来看，个人与家庭财富主要面临以下重大威胁：

1. 自然灾害，尤其是我们来晚了那种的兴邦级灾难；
2. 意外事故，包括暴雨天在广渠门桥下淹死在自己车里，或走路掉热力井里，七二三动车，马航三七零伍的；
3. 罹患重大疾病；
4. 失业；
5. 创业失败，暴亏；
6. 投资失败，暴亏；
7. 交友不慎，无法对亲戚说 No，被他们坑蒙拐骗后血本无归，比如参加了什么集资或屁吐屁（这个和上一条是不是重复了？洒家转念一想又觉得应该不算重复，上一条说的是投资，这个是投机，性质迥异）；
8. 自律不严，沾染黄赌毒之类的败家玩意儿；
9. ……还有么？洒家实在想不起来了。再次遇上一轮土改不能算在这里，那是宏观范畴的风险，见“害虫分析法”。

对于识别出来的每一个风险威胁，你都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手段进行管理或干预：

1. 避免，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于你无法承受后果的风险活动你压根就不去做，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风险顾虑疑虑焦虑；
2. 自留，这和前一个是完全相反的做法，就是风险自担，损失出现全是自己扛着，与他人无涉；
3. 介于两者中间的，包括：



- a. 转移，即通过订立合同并支付对价，把风险转移给比你更擅长处理这些风险的一方或多方，比如保险公司，专业理财顾问等等；
 - b. 预防，即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演变成损失的可能性，例如关系到个人身心健康的，减肥，戒烟，吃喝适度，多运动，多结识些见多识广、幽默豁达的靠谱人士等；
 - c. 弱化，即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一旦演变成损失之后的烈度，例如给自己设定严格的投资纪律，尤其是止盈止损界限，防止自己因过于贪心或不够干脆利落导致在市场巨幅波动中损失扩大。
4. 无论你选择怎样管理风险，必须时刻记住：**风险宜分散，不宜集中，更不宜在单位时间段或区域内快速累积，务必多元化，务必对冲。**以管理个人投资风险为例，就是你不要把钱押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币种、同一个品种、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梦想内，否则你的爆仓风险会很高，你迟早会受不了的。换言之，对人，你最好要专心致志；对风险，你至少要狡兔三窟。

简而言之，你形成科学理性的风险观，最起码是个比较成系统的对待风险的基本态度和章法，对守护自己的财富安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你若是能有点儿信仰，而且没有什么童年阴影，以此构筑精神支柱，那就更加强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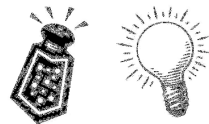
再进一步，你能保持开放心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工作与生活能力，你就有了三道牢固的风险防线，人生质量会有基本保障，结账离店后会被人怀念。

总结

如何看待并管理风险，其实不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话题，也和文化有关。

洒家曾经和师傅深入探讨过东西方风险文化的不同，结论是：

1.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风险文化基于儒家学说，核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考虑到儒学其实是一门爸权统治学，至少秦以后如此，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你丫要是穷碧一个，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不要给朝廷添麻烦；你丫要是发了，就把银子拿出来献给朝廷，大家一起打着接济天下的名义花差花差。由于私权保护不力且数百甚至上千年来来历经外敌内贼，财富很难跨几代传承，因此其风险文化里赌性极重，基本上是在靠投机与偷鸡行事，对待损失基本上是在靠“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句话来支撑，科学与理性因素甚少；
2. 以西欧北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风险文化基于基督教教义，核心是“*For even as the body is one and yet has many members, an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though they are many, are one body, so also is Christ.*”（*Unity and Diversity in One Body, 1 Corinthians 12:12*），这个意思被英国诗人 John Donne（1572-1631）阐述为：“*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s tolls; it tolls for thee.”即每个人都是人类一份子，任何人的不幸，都是所有人的不幸，不要以为一个人死了丧钟仅为他/她鸣，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西方的风险文化以“他人之不幸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为锚点，由此导致了对风险的一系列研究（这其实同样源自当代科学摆脱蒙昧走向理性，也是科学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形成今天的风险管理系统思想。

人类的进步，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更有效地管理风险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不断学习、不断接近理性。古代人类的风险管理智慧，被编码在基因里，存储在脊髓、髓质和脑桥及中脑构成的神经框架里，尤其是我们同哺乳类和爬虫类共有的中脑里——即被美国物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cLean）称之为“爬虫复合体”的那个部位。很多人做梦从高处跌落、怕蛇、喜欢吃甜食，这些都是储存在爬虫复合体的风险管理信息在其作用，从高处跌落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被蛇咬也是如此；而自然界里带甜味的对人体往往无害。这些重要的风险管理信息，被嵌装在我们自带的系统里，起到最基本的风控作用。

人的风险偏好在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近年来科学研究表明，人进入青春期，荷尔蒙分泌飙升，但大脑里控制风险行为（Risk-Taking）的部分并未完全发育好（即脑区发育不同步，洒家在《职场解释系》一书里也提到过这个观点，左右脑因发育不同步导致软硬技能发展不同步），因此人在年轻时候冲动、爱冒险，且男性甚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区内控制风险行为的部件发育成熟，人就会显示出自控能力更强，对待风险更加成熟理智（其实是更加受控）的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年轻人风险偏好趋向右上，随着年龄增长趋向左下，是正常的情况。年轻时稳重保守，到老了却激进冒险，一般说来是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失去理智了。

从生命自带的风险管理系统来讲，其最高目标就是延续、传递、繁衍、茂盛，Live Long & Prosper。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伴随有各种风险。因此趋利避害，主动管理风险，是符合宇宙常道和生命规律的，是大脑发育成熟、行为受控的表现。

洒家一直在想除了智商、情商之外，是不是还能发明个“险商”的指标（Risk Quotient）出来，这样做一下测试，为光和盐挑股东就方便多了。

到目前为止，险商指标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不过，洒家知道，读了这篇文章，你的险商已经比昨天有了明显的提高。

也许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

解释系主任

写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

光和盐出品